



友与敌

群众出版社

友 与 敌

赵 华 等

編剧

晁东旭等

作曲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59 . 3

60449/57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共收“友与敌”、“两条路”、“火”三剧。

它們都是以肃反斗争为題材的。

“友与敌”，写的是一个以意气为重的大夫，不加鑑別，留一个特务同住，若不是公安人員行动及时，几遭特务杀害；“两条路”，写的是一个誤陷敌群的青年人，經妻子再三动員，向政府坦白了自己的罪行，并检举了胁迫他繼續犯罪和企图携枪潛逃的特务分子；“火”写的是农村反革命放火烧了农业社的苞米，企图利用一个二流子将党支書誘至村外杀害，并图謀嫁祸于这个二流子，由于支書发觉及时，其阴谋未能得逞。

剧本通俗，并配有曲譜，厂、矿、农村业余剧团均能演出。

封面設計 张守义

群 众 出 版 社

(北京东長安街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国家統計局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發行

書号(总)87(文)80开本787×1092¹/₃₂印張4¹/₄

1959年3月第1版，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89千字，印数00,001—25,500册

定 价 0.31元

目 录

友与敌.....	赵 华	1
两条路.....	程 若	42
火.....	王 克	83

友 与 敌

改編 赵 华

作曲 晁东旭

人物：

田 力 敏 （田）

刘 济 民 （刘）

朱 玉 年 （朱）

刁 風 （刁）

公安人員 甲、乙、丁（公）

保衛幹部 （保）

田：（上唱一曲）

沒有根的樹兒不好栽，
沒有底的話兒口難開。
力敏獨自回家轉，
要把那疑難的問題來解開。

我為丈夫把心操，
皆因他呀好把那朋友交。
這人來歷不清楚，
共青團員警惕性要提高。

(她找鑰匙開寫字合，試了好多鑰匙都不行)

(白)白費勁了，不行！(想)對，還是找別人想辦法。(拿紙，在額上畫樣子，門外腳步聲，她順手拿起一張報紙，跑到沙發上裝睡)

(劉濟民上，拿瓶啤酒放在桌上)

劉：怎麼？睡了！睡吧，忙了一天够累的了。(把室內東西整理一下，下)

田：啤酒，怎麼？从来不喝酒的人也買起酒來了！(把酒藏起。腳步聲，她又裝睡)

劉：(上)哪儿去了？——一定是你干的！哎，別裝睡了，我的魚罐頭呢？

田：(翻了一下身)哼——上點220吧。

劉：(笑)好哇！做梦還工作呢！好，先睡吧。(發現她裝睡，彎腰細看，田笑)

劉：往哪儿跑？噴我一臉唾沫，給我擦下去！

田：我的好夢都被你給打斷了。

劉：我的魚罐頭呢？

田：什麼魚罐頭？

劉：鳳尾魚，吃的。

田：你買那個干什么？

劉：我想今天晚上和玉年倆喝酒吃，你看酒都買來了。(找酒，酒也不見了，找)

田：什麼酒？拿來我看看。

劉：又是你干的。

田：你買酒做什么？

刘：喝啊！

田：你怎么也喝起酒来啦？

刘：力敏！（唱二曲）

（一）我不只一次地告诉你，

玉年和我本是老知己，

同乡同学誰能比，

解放后他才回到这里。

（二）如今玉年他当了技术員。

同咱們在一个工厂里边，

我讓他住在咱家里，

为的是照顧朋友一片心意。

（三）今天本是星期六，

买瓶啤酒还有魚罐頭，

花錢不多表表心意，

請你也来陪陪朋友。

田：你倒真关心他呀！

刘：我知道你不太滿意他，一个月以前，我叫他搬到咱这儿来你就不大同意。

田：我現在还不同意，我們住在工厂里是因为給夜班患者看病方便，是工作需要；可是他呢？一个政治上……（不說了）

刘：政治上比我們差嗎？（去書架上拿起几本書）資本論、辯証唯物論大綱、心理学——这些書我們讀过嗎？（翻开書）你看人家划的，看的多仔細。可是你呢？共青团員同

志，光讀了几本理論書，就覺得滿肚子是學問了，別自滿吧！騎快馬趕都趕不上人家。

田：現在我沒讀過的，將來就會讀完它。可是我不是要攆上他，也不是要學他。

劉：你不學他，我學。一個富家子弟，過去的浪蕩公子，今天能夠這樣用功，不但學會了技術，還努力學政治，這樣知道上進，叫人怎能不佩服！從前住在集體宿舍里，讀書不方便，要找个清靜的地方，我們這房子空着，不應該讓他來嗎？他來了，你不但喜歡，還說人家政治上如何如何！

田：政治上不是光凭几本書就能斷定的。馬克思主義不光我們研究，敵人也在研究，可是研究的目的不一樣。

劉：什麼？敵人？你怎么一下子又扯到敵人上去了，誰是敵人？敵人在哪兒？

田：這，現在還很難說。

劉：哎，我真不知你現在是怎么想的。敵人在台灣！我們這兒是國家的工廠，大家都是為一個目的而從事生產，這叫同志，有的不但是同志，還是朋友，這我們得分清了。

田：對，我們得分清了。我希望你能不光從这几本書上來認識他，也應該從別的方面想想。

劉：屬於政治方面的？（田不語）那我想不好。他的歷史我清楚，我們是同鄉、鄰居，從小在一起，後來又同學，後來……

田：後來就分開了，他跑到關里，三、四年沒音信，一直到

全国解放才被招聘过来。

刘：可是他那三、四年干了些什么，也都跟我讲了。不但有事实根据，还有证明人。要不弄清楚怎么还能分配到这儿来当见习技术员？

田：也不知你是怎么了解的？

刘：从现在的表现。通过表现看本质，这叫唯物主义。

田：别糟踏唯物主义了！

刘：你……哎，由你说吧……（走到自己象片前）大学毕业，当了医生，这都是怎么来的？

田：（明白他的意思）是朱玉年的爸爸帮助你学费，供你上大学得来的，对不对？

刘：我家里穷，父亲勉强供我念完高中，我多么想上大学呀！

田：是他爸爸成全了你的志愿。

刘：是呀，力敏。（唱三曲）

拍拍良心想一想，
人家的好处实难忘；
我让他住在咱家里，
麻烦一些理应当。

也只是在我们这儿住一住，连这一点感情上的关怀我们都吝啬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忘恩负义。

田：说得太严重了吧！你呀！我看你是让旧道德把你眼睛给蒙上了。（楼梯响）

刘：嘘，他回来了。

田：（听）不象他走路的声音。

（刁上，站在門口，显得很拘謹）

刁：刘大夫，那个朱技術員不在家？

刘：他下班后出去了，大概回来了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

刁：他……他說是要借給我一本書看。

刘：什么書？

刁：是那个啥来着……是……那个把……对了，把一切献給党。

刘：啊，把一切献給党。

刁：对，对，是献給党，是献給党。

刘：你坐下等等，我給你找找。（找）

田：你請坐吧。

刁：不用，我站慣了。

田：請抽烟吧。

刁：不，不会抽。（田注意他的手）

田：那还有些别的書，你不看嗎？

刁：啥書？

田：有小說，还有哲学，还有……

刁：哲——学？熱鬧不熱鬧？

田：你有几年文化？

刁：（歉意地）唔，能說得上有文化嗎？（唱四曲）

統共上学两年半，

連篇報紙都不能看；

朱同志是一个好心的人，

答应帮我讀書念。

他說有不認得的他教給我……朱同志这人可太好啦，念大学的，可是一点架子也沒有，对人可和气啦。

田：是很好啊！

刘：（回头）沒有。

刁：那我走啦。

刘：你在这儿等等吧！

刁：不啦，等会我再来。（哈哈腰，出）

田：你認識他嗎？

刘：好象給他看过病，不記得啦！

田：我可認識他，他姓刁，厂子里的杂工。你看他象不象知識分子？

刘：我說你是怎么啦！他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你啦。

田：你注意他的手了沒有？手指头快赶上我的細了。这象从小就劳动的手嗎？你再看他那眼睛。

刘：哎呀！你是不是有毛病啦，这簡直象小說里的偵探啦，是不是神經上有些……

田：放心吧，我的神經很可靠，

刘：那你……

田：我現在出去一趟。

刘：哪去？

田：以后再告訴你。

刘：力敏，我現在要知道。

田：（笑）怎么？不放心嗎？

刘：不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不过……近来对你是有些不太理解啦，常常找不到你，有时很晚才回来……

田：济民，我也知道我近来的行动会让你不高兴，可是……怎么说呢？我出去不是闲扯，是办正事。

刘：什么正事？为什么这么神秘呢？

田：济民，请你不要再问了。（田唱五曲） $\dot{1} \ 6 \ 3 \ 2 \ \dot{1}$ |

$\dot{7} \ 2 \ 6 \ \dot{1}$ | $5 \cdot 6$ | $3 \cdot 5 \ 6 \ \dot{1}$ | $5 \ 6 \ 3 \ 2$ | 1—)-

济民请你相信我，
如今不能对你说，
一旦时机来到了，
开个清单摊在桌，
上哪去，做什么，
保证不会出差错。

刘：（无奈）去吧！我也没想留你。

田：咱们的争论可别向玉年表示出来。

刘：我不想伤他的心，而且也没必要。

田：好。（出）

刘：怎么回事……我的罐头和酒呢？力敏！力敏！（找）藏在哪儿啦？（把酒找出）酒有啦，罐头呢？（找，进里屋）（朱玉年上，向四周扫了一眼，最后装做看雪）

刘：（上）在这里！

朱：（拍桌）讲的真透徹，真好！

刘：玉年，你回来了。

朱：你多借进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

刘：又鑽到書堆里去了，什么書讓你这样兴奋？

朱：大哥，太好了，你看……（讓刘看書）列宁文选，早我就想买，现在总算到手了。列宁，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不但是个政治家，簡直还是个詩人。你看这話这么生动，又这么有趣，叫人連飯都忘了吃了。

刘：（把書拿拢合上）我現在不看，并且你也不能看。我已經和你談过多少次了，下班后要保持一定的休息時間。

朱：好，以后不这样了，一定改正。

刘：你應該知道，我不但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个医生，对你的健康我有权利讓你听我的話。

朱：岂止健康，任何事大哥都有权利讓我听你的。

刘：那怎么不改？

朱：别人可以……

刘：你怎么呢？

朱：我……（正經地）大哥，你知道我今年已經28岁了，眼看就奔30了。

刘：我知道。

朱：30里的20多年，我是怎么过的？吃、喝、嫖、賭我都占全了。

刘：你翻这些旧賬干什么？

朱：旧社会簡直把我变成流氓了。

刘：可是現在你已經覺悟了，已經变成两个人了。

朱：可惜有些晚了，20多年都虛度了。大哥，我过去时常这样

想：（唱六曲）

自从来了共产党，
穷人翻身把家当。
我家是一个大地主，
把家产分的精精光！
新社会对我沒有好处，
再也不能把福享。

（大声）不，不对。决不是这样！（激动地）党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，那就是学问和知识，我开始知道了我应该怎样生活。

共产党，象太阳，
照耀人们来成长；
党给了我新生命，
再生父母就是党。
我要脱胎换骨作新人，
坚决跟着共产党。

刘：玉年，说得对，说得好，（唱七曲）

你的话打在了我的心，
共产党和咱们亲又亲，
坚决跟着共产党，
你思想进步是有为的人。

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该多么好哇！它充满了新的内容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今天真让人兴奋。玉年，你看那是什么？

朱：（好象才發現）呀！啤酒！（跑去拿过）我已經三个月沒聞見酒的香味了。一般的情况，我真不想再喝了，省下錢好多买几本書。

刘：还有罐頭呢！你等着，我找你大嫂去。（要走）

田：（手持反动傳單上）哎，你們看……

刘：哎，力敏，罐頭呢？

田：傳單，傳單，特务撒的傳單！

朱：怎么？特务！

刘：（不相信地）特务撒的傳單？

田：你看哪！

刘：（念）青年反共救国社双十节告市民書。双十节，今天几号？

田：9号，明天就是10月10号。

刘：（感到严重）哎呀！这是从哪儿拿来的？

田：在工厂門口大街上撿的。

朱：这特务真是胆大包天，跑到工厂門口撒傳單来了，抓住了沒有？

田：現在還沒听說，不过早晚他是跑不了的。

朱：对，一定得抓住。上面还写些什么？（拿过念）哎呀，你們看，这上面說，在美国帮助下一定要反攻大陆！（念）蔣总統与美国參謀长联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將軍在9月…

刘：（搶过）什么蔣总統，是卖国賊、流氓！竟有这样混蛋到現在还不死心。特务，美国特务，我要抓住这样的人一定

要看看他身上流的是什麼血：是中國人的，還是美國人的！

朱：這他媽的還算是中國人的嗎？（樓梯响）

外：樓上有人嗎？大夫在家嗎？

田：（探頭出外）什麼事？

外：來看病的。

田：好，你等一等。

劉：走，看病去。玉年，你也別太激動了，這事實真是當頭給了我們一棒。它明白地告訴我們，敵人不僅在台灣，就在我們這裡也存在着，而且還這樣無恥！

朱：對，得提高警惕。

劉：你先等等，我給患者治完病，回來咱們喝酒。

朱：好。（劉、田下）

朱：傳開了，起作用了。不過，對這個呆子起的作用可不太好……提高警惕……沒啥，讓這些人知道知道天下並不太平。（又拿出那個木箱）（田上）

田：鑰匙呢？

朱：大嫂，你找什麼？

田：鑰匙不知讓我給放到哪兒啦？（進里屋，稍停，又出）

朱：大嫂！

田：什麼事？

朱：前些日子大嫂寄的郵包花了多少錢？

田：（想了想）大概是五毛錢。

朱：有它大沒有？